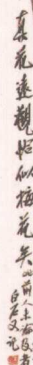


魯迅



北大
大课堂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0

(北大大课堂)

ISBN 978-7-301-15844-9

I. 中… II. 鲁… III. 鲁迅著作—小说史—中国 IV. I2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710 号

书 名: 中国小说史略

著作责任者: 鲁 迅 著

出版策划: 王炜烨

责任编辑: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844-9/I · 21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47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鲁迅

目 录

序言	001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003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008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014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	018
>>>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026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034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040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046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	054
	001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060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066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	074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	082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088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096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106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112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	118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	126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	132
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138
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146
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	154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160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170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	180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190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	200
后记	210

>>>

序 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愔，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

1923年10月7日夜，鲁迅记于北京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子·外物》，然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案其实际，乃谓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琐屑之言，非道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缘自来论断艺术所在，与后来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所谓小说者固不同。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则大收篇籍，置写官，成哀二帝，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秘府，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今亡，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颜师古注也。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迁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

“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小说家者

流,盖出于稗

官,街谈巷语,

道听途说者之

所造也。孔子

曰,“虽小道,必

有可观者焉;致

远恐泥。”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征，祖述晋荀勗《中经簿》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征，祖述晋荀勗《中经簿》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蕘，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愿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后略称《唐志》）则以毋煚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后略称《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戒子拾遗》

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繁,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明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

丛》二十八)以

小说繁夥,派别

滋多,于是综核

大凡,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谰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六卷。《世说新语》三卷。……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山海经》十八卷。《穆天子传》六卷。《神异经》一卷。……

《搜神记》二十卷。……《续齐谐记》一卷。……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博物志》十卷。《述异记》二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

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案语云,“《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自来盛行民间,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其书故当甚夥,志皆不录。惟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高儒作《百川书志》,皆收《三国志》而史志皆不录。志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

史家成见,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然《三国志》《水浒传》,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故得见收,后之书目,寻即不载,钱曾同:目录亦史则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缘为旧刊,始以入录,非于艺文有真知,遂离之支流,固难有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超其分际者矣。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志怪之作，
《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庄子谓有齐谐，
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列子则称夷坚，
于神话与传说。然皆寓言，不足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征信。
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
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
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
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
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
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
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
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

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一引徐整《三五历记》）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

追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尚甚众。

传说。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狤啗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狤。……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春秋·左氏传》）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糴（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

增益。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其最为世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西山经》

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同上)

山与西王母。

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海内西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案此字当衍),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海内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同上)

晋咸宁五年,汲县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穆天子传》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反葬,盖即杂书之一篇。传亦言见西王母,而不叙诸异相,其状已颇近于人王。

晋咸宁五年,汲县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书《穆天子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

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

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奔山，乃纪丌迹于奔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卷三）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桺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天子赐奔戎駉马十驷，归之太宰，奔戎再拜稽首。（卷五）

汉应劭说，《周书》为虞初小说所本，而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余文不然。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或虞初所本者为此等，然别无显证，亦难以定之。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寔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寔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览》三百七十八）

文王梦天帝服玄纁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后文王见太公而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见于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臣以此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晋立《太公吕望表》石刻，以东魏立《吕望表》补阙字）

他如汉前之《燕丹子》，汉扬雄之《蜀王本纪》，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

他如汉前之《燕丹子》，汉扬雄之《蜀王本纪》，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